

十年一品

温如言

书海沧生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十年一品

温如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年一品温如言 / 书海沧生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1. 6
ISBN 978-7-5399-4552-1

I. ①十… II. ①书…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06896 号

- 书 名 十年一品温如言
著 者 书海沧生
出版统筹 黄小初 赵 钰
选题策划 徐倩倩
责任编辑 王娱瑶
文字编辑 赵洪浩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封面设计 赵 玮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装厂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148×210 毫米 1/32
字 数 410 千字
印 张 20
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4552-1
定 价 46.00 元(上、下)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哭过一场了？

我想我们看这一场悲伤离合，只是为了寻个哭泣的理由。

—— 书海沧生

自序

写这篇序的时候，是凌晨一点半，刚刚看到有人盛赞十年和破口大骂之后。

此时，距十年成文已经一年。回首看看，忽然有点体谅高中语文老师的心情了。她总是恨铁不成钢：“某某，谁让你写诗歌了，你说你是海子顾城拜伦吗，啊？诗歌扣分，扣分！”“某某某，告诉我，你这篇作文的立意在哪，懂得立意是什么吗，不用告诉我你又走过哪一条路，天今天也很蓝诸如此类，你是理科生！”

是啊，叹息，我翻书往前找，果然，如果老师还在身旁，又要骂我了。诗歌有；无病呻吟，有；立意，貌似写了大半才反应过来应该有这么一个东西存在。

可是，神天菩萨作证，我写十年的时候，从没有想过，有一天它会这么安静地躺在我的身边，作为一本书的形式。因为爱情，根本是我所未真正触碰的东西。尤其是在家母神经兮兮地问，高中是否喜欢过某男，初中时是否早恋了之后，我便更加无力了。

这个事儿，我表示委屈以及请求上诉，如果我真的深深爱过某个男人或者有一段什么初恋，就不必写这么一本宣扬爱情纯洁论的书了。身为一个大四的老女人，我深深以及明确敏锐地了解，两个人，能够一辈子看着彼此不倒胃口，已经是至高无上的境界了。

于是，言希与阿衡，只能存在你的心中或者梦中（前提是，咳，你看了并且考虑放在厕所长久收藏）。于我，大概，言希是最后一个可以以这样干净的方式爱着一个女人的男人了，尤其，这个女人还不是自家母上大人。

至于，人心诡谲，人事无常，则是这本书中，我想要挑战的地方。

人心诡谲，所以温家老少，陈倦，顾飞白以及云在，总是在用各种方式与男女主角角逐，可是，他们在不同的时期，又会因为环境的改变而随之转变。这是我想要表达的一种真实。但是勾起笔墨，又怕坦诚时读者会把书扔进抽水马桶，虚伪时粉饰太平又对不起每年交的网络费，到最后，唯有半真半假，糊弄得



自己涕泪千行，却怕读者还是面无表情地说着不够虐啊不够虐。

人事无常，于是书中辛达夷便不能整天天真，纨绔一辈子；顾飞白便不能整日白衣不染尘，不通世情，亦不懂相思是何物；陆流幼时几多像小菩萨，第一次大彻大悟后就有多少手腕制人于股掌一辈子；云在病重惊梦时汗泪交向时时刻刻惦记阿姐，病愈之后我便让他分分秒秒含情深于重恨中；所谓思尔，与兄长思莞堪堪构成莞尔二字，我只想，他二人一生，即便锦衣玉食，却也总不能如此云淡风轻地莞尔笑过，怕只怕心魔越深，梨涡越浅。

常常思量，作者是否总爱另辟蹊径，行常人思维之不能，可是暮色渐重，前路颠沛，又为之奈何。只好欣然，庆幸他们曾经在我的生命中如此鲜活，又如此丰富了我的生命。

可是，十年的世界，是我一手创造，他们便不能逃脱我本身的束缚，比如，年龄；比如，阅历；比如，思想的转变。我在比现在年轻一些的时候，觉得骂人不带脏字真的很厉害，但是现在，觉得骂人带了脏字还能让人夸你一声可爱，似乎更了不起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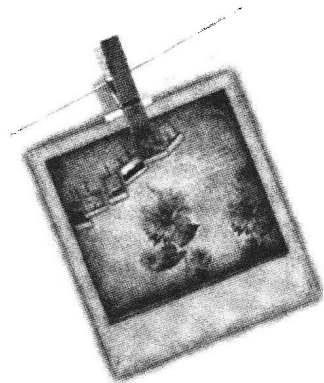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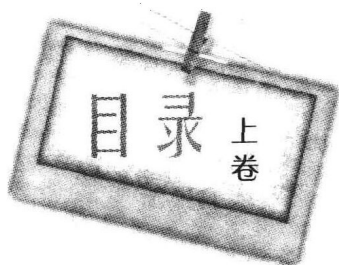
说起来，也只是记录了一段时光罢了，现实中没有人尝试过用十年时光不休止地去爱一个人，可阿衡做到了；现实中，没有人尝试过用最理性的手段拒绝一个自己深爱的女人十年，而言希做到了。这一切，是我让他们做到的，这本身，是一种奇迹，也是一种期冀。

或许，梦醒时，风翻开书，也只是证明了——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

除了最真最美，魂尽魄碎，再也品不出别的滋味时，一切皆空。

2011年4月25日夜，于开封

Episode 1	一盆水从天而降	1
Episode 2	有个炸弹唤思尔	5
Episode 3	桃花梦中桃花少	11
Episode 4	卤肉京鸟卤肉饭	16
Episode 5	言少彪悍胎毛时	21
Episode 6	排排排球砸过来	28
Episode 7	雪夜苏东伤耳语	32
Episode 8	不愿做奴隶的人	41
Episode 9	至亲至疏唯坦诚	51
Episode 10	谁忘云家小女郎	57



Episode 11	借着过年过个招	70
Episode 12	妖孽人掐迷糊架	77
Episode 13	怒火一腔为谁生	85
Episode 14	既非月老空笑谈	95
Episode 15	有女倾域名肉丝	106
Episode 16	谁把倾城洗铅华	114
Episode 17	河中小虾自在游	122
Episode 18	谁爱大戏八点档	127

十年一品温如言



Episode 19	漫随心事两无猜	137	Episode 28	谁拿走了他的家	226
Episode 20	少年风流总遭嫌	143	Episode 29	甲之蜜糖乙砒霜	237
Episode 21	无福无寿真国色	152	Episode 30	永恒时光一件事	244
Episode 22	我开始你的开始	167	Episode 31	什么等同了什么	251
Episode 23	镜头下生日快乐	181	Episode 32	什么都没发生过	258
Episode 24	台上台下两出戏	190	Episode 33	殷殷切切总劳苦	267
Episode 25	信人者维以永伤	200	Episode 34	这个地球上有你	278
Episode 26	维也纳也有晴空	210	Episode 35	似醉非醉三分醒	287
Episode 27	红颜一怒只为君	216	Episode 36	撕掉时光一页页	297
			Episode 37	很喜欢很喜欢你	304

Episode 1 一盆水从天而降

云衡睁开眼的一瞬间，车门被缓缓拉开。一双修长的手带着些微夏日阳光的气息，出现在她的眼前。

这双手的主人，是个十七八岁的少年，身材极是高挑，长着深深的酒窝。他右手打开车门，左手礼貌性地放在胸前，绅士一般可人的风度。

“欢迎你，云衡。我是温思莞。”少年声音清爽，“爷爷让我接你回去。”

温思莞，云衡默念，她想起去乌水镇接她的李秘书说，温家有一个男孩儿，是她的亲哥哥。她轻轻抬起头，认真地看了看他的眼睛，而后，察觉到了什么，便不着声色地移开眼睛，略微狼狈地低下头。

思莞淡笑，当她害羞，也就不以为意。挥挥手，向爷爷的秘书告别，接过了她的手提箱。

云衡望着思莞，背影挺拔，与她不远不近，一臂之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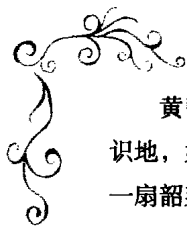
穷乡僻壤的孩子，第一次来到都市，饶是本性稚拙，也总是存着几分出奇的敏锐。她看得出思莞的芥蒂，那么清晰的排斥，全部藏在眼中，令她尴尬地不得不选择忽视。怔忡了片刻，她微不可闻地大口吸入空气，却终究都在胸中。

随着思莞的步伐，她的眼睛慢慢在这座所谓的“机关大院”中游移。恰逢夏日，树木繁茂，几座别墅绰约着隐在翠绿浓淡之间。

思莞走进石子小路，身形慢慢被大树遮住，云衡反应过来时，已不见他人影。还好这孩子生性敦厚温和，并不急躁，心中相信思莞看不到她自然会按原路返回。再不济，也总能遇到可以问路的人。

命运之所以强大，在于它可以站在终点看它为你沿途设下的偶遇惊艳。而那些偶遇，虽然每每令你在心中盛赞它的无可取代，但回首看来，却又是那样自然且理所当然的存在，好像拼图上细微得近乎被忽略的一块，终究存在了才是完整。





黄昏时分，树后漂亮的白色建筑，映在云衡的侧面上，有些烫人。下意识她抬起了面庞，眯眯被夕阳刺痛的眼，沿着半是凉爽的树隙，看到了一扇韶染成金色的窗。

窗内，有一道身影。

他的手很漂亮，他的小提琴也很漂亮，小提琴的声音很尖锐。

他的眼睛很大，他的目光很高傲。

目光所及，并没有她。

这是她第一次看到一个人，心跳如鼓。

明明只是隐约的人影，眼睛却无法移开。她宛若被蛊惑了一般，只能以仰视的姿势滞在原地，从树缝中以微妙而紧张的心情凝视着。阳光洒在辫子上，云衡仰着头，微微笑了。

思莞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回到她的身边，手鼓成喇叭，对着窗，喊了出声：“阿希，怎么又摧残人的耳朵，起调错了！”

云衡被思莞吓了一跳，再抬起头。那人影已消失，仅余下空澄的窗。

未及她反应，霎那。纱窗被拉开了一半。再眨眼，一盆水已经干脆利落落地泼在思莞身上，精确无误，无一滴浪费。接着，那白皙的手快速收回粉色的塑料盆，“砰”地一声，重重关紧窗，拉上窗帘，驱鬼一般，一气呵成。

这一年，是1998年。

阿衡逃不过命运的恩赐，在十五岁这年，终究遇上了言希。

有匪君子，静静站在窗内，站在她以后不灭的记忆中，此刻，却只是一道剪影。

而后，她常常思索，以他为起点，经历的这十年，到底算什么。大半的时间，是她在暗恋。苦涩，甜蜜，是他把时光定格，可那些时光，却与他无关。

而从开始到完结，一切的一切只是属于她的秘密。饶是她把他从那般恣意毒舌美丽尖锐倔强脆弱的少年，宠成风姿卓越高傲无敌流光溢彩的男人，这一刻被萦绕在舌尖轻轻默念，也不过一句——The Secret Of My Boy。

云衡想过见到至亲的一千种场景，不外是鼻酸，流泪，百感交集，感人至深的，也兴许是尴尬，不习惯，彼此都是小心翼翼的，因着时间而产生了无法消弭的生疏。每一种都想过，但都没有眼前的场景来得真实，而这种真实之所以真实，是因为它否决了所有的假设。

“思莞，你是怎么回事？”神态威严的老人把目光从云衡身上缓缓扫过，定格在满身水渍宛若落汤鸡一般的少年身上。

“爷爷，我和言希刚才闹着玩儿，不小心……”思莞并不介怀，笑得随和。

老人微微颌首，随即目光转到云衡身上。

阿衡心跳得很快，觉得时间停止在这一刻，被称作爷爷的老人凝视的眼神，让她无处躲藏。

“你以前叫做什么？”

“云，衡。”阿衡自幼在南方长大，普通话虽学过，但说起来极是别扭拗口。因此一个字一个字说来，显得口舌笨拙。

“按照思莞的辈分，你母亲有你时我给你取过一个名字，叫思尔，只是这个名字被人占了。你还是按原名吧，以后就叫温衡。”老人沉吟，看着眼前的孙女，半晌后开口。

被人占了？阿衡有些迷惑，眼光不自觉地小心翼翼地看向思莞，最终定格在他的手上。少年指间涨得脉络分明，袖口的水滴沿着手背，一滴滴滑落。

“张嫂，带温衡去休息。”老人叮嘱站在一旁的中年女人，而后看向思莞，“去收拾干净，这么大人，不像话。”

“爱之深，责之切”，阿衡随着张嫂踏上曲形木质楼梯时，想起老人教训思莞的样子，这句话从脑海中闪过。那不爱呢，所以就是冷漠吗？很小的时候，养父告诉过她，亲情是不可以用加减计算的，有便是全然地不图回报地付出，没有则是零，并不存在中间斤斤计较的地带。

“到了，就是这里。”张嫂走到二楼的拐角处，打开卧室的门。

“谢……谢……您。”阿衡声音温和，带着吴音的糯糯的普通话腔调有些滑稽。

张嫂脸色并不自然，端详了阿衡许久，最终叹了口气，转身离去。

阿衡把手提箱拖进卧室，却一瞬间迷糊起来。

满眼的暖蓝色，精致而温馨的设计，处处透露生活的气息。精致的蓝色贝壳风铃，软软的足以塞满四个她的大床，透露着温暖气息的被褥，这里，以前住过其他的人吗？恍若闯入了别人隐私的空间，阿衡有些不知所措，为难地放下手提箱，轻轻坐在玻璃圆桌旁的转椅上。



方低头，就看到圆桌上东倒西歪着几个精致的稻草娃娃。有头发花白翘着胡子威严的爷爷，眉毛弯弯笑眯眯戴着十字挂坠的奶奶，很神气穿着海军服的叼着烟卷的爸爸，梳着漂亮发髻的温柔的妈妈，眉毛上挑的眼睛很大酒窝很深的男孩。这是……温家一家人吗？

阿衡看着那些娃娃憨态可掬，紧张的心情竟奇异地放松了，她伸出手，指尖小心翼翼地抚摸着它们的轮廓。

“不要碰尔尔的东西！”

阿衡被吓了一跳，手颤抖，瞬间，娃娃掉落在地毯上。她转身，木木地看着眼前突然出现的女子，鼻子竟奇怪地酸了起来。

小的时候，她就知道自己和父亲，母亲，弟弟云在，统统长得不像。她这样问过母亲：“阿妈，我怎么长得不像你？”母亲慈爱地看着她笑：“阿衡这样便好看，远山眉比柳叶眉贵气。”

云母长着典型的柳叶眉，江南女子娇美的风情；而阿衡长着远山眉，眼睛清秀温柔，看起来有些明净山水的味道。眼前的中年女子，恰巧长着极是标致的远山眉。

阿衡站起身，僵直着身体，目不转睛地看着她，看她走到自己的身旁，轻轻蹲下身，看她怜惜地捡起掉落的娃娃，而后站起身。

她不问她叫什么，不问她多大了，不问她好不好，不问她任何妈妈会问的话。只是浅浅望她一眼，目光先是闪亮，而后黯然，冷漠开了口：“这屋里的东西，不要乱动。”继而，离去。

阿衡看着女子的背影，蓦地，一种深刻的自卑情绪缓缓从心底释放。她是谁呢？这个孩子恨不得把自己揉碎在空气中，变成触及不到的尘埃。

无视，原来比抛弃更加残忍。

妈妈，那么温柔柔软的词。阿衡的妈妈。

妈妈，妈妈。

阿衡抱着自己的行李箱，几乎感到羞辱一般地哭了出来。

那日晚餐，不出阿衡所料，出席的只有一家之主的爷爷。没有爸爸，也没有妈妈，甚至连见过的温思莞也不在。

老人问了她许多问题，阿衡每每紧张得语无伦次，直至他皱起浓眉：“我和学校那边打好招呼了，你明天就和思莞一起去上学，有什么不懂的问他。”

Episode 2 有个炸弹唤思尔

阿衡要上的学校，是初中和高中连在一起的 B 市名校西林。就读的学生要么成绩优异，要么有钱，要么有权，三者至少占一项。

思莞选了小路，穿过一条弯弯窄窄的巷子。阿衡低头默默地记路，直至走到街角的出口，望见满眼的忙碌的人群。

她从小到大第一次来到北方，一切对她而言都是新奇的。过度熙攘的人群，带着浓重生活气息的俏皮京话，高耸整齐的楼层，四方精妙的四合院，同一座城市，不同的风情，却又如此奇妙地水乳交融着。

阿衡再次看到言希时，他正坐在街角，混在一群老人中间，低头专心致志地喝着粗瓷碗盛着的豆汁。修长白皙的指扶着碗的边沿，黑发柔软地沿着额角自然垂落，恰恰遮住了侧颜，只露出高耸秀气的鼻梁。

“言希，要迟到了，你快一点！”思莞习惯了一般，拍了拍他的肩，长腿仍不停地向前迈去。

阿衡默默看着那个少年，看着他懒散地对着思莞的方向扬了扬纤细的指，却始终未抬起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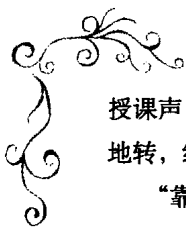
言希。好像女孩子的名字。

看到少年发丝上不小心扫到的豆渍，阿衡淡淡微笑，轻轻从口袋中取出一方白色手帕，默默地放在了积了一层陈垢的木桌上，而后，离去。

那少年并没有抬头，这时的他，对任何陌生人，似乎都冷漠得可怕。

思莞把阿衡托付给教务处的陈主任，便匆匆离去。听着陈主任话中称赞的语气，思莞想必是各项都极出挑的学生。陈主任对温家的权势很清楚，知道阿衡身份的敏感，便把她排入了高一最好的三班。

阿衡站在三班门口，有些迟疑，攥着书包的手汗津津的，听到教室中的



授课声，尴尬地想从后门走进去。转身时，却感觉一阵风冲来，随即，天旋地转，结结实实撞在了轻轻掩住的门上，摔了个七荤八素。

“靠！奶奶的，怎么有人堵在门口！”瞬间，教室静得只能听到一声洪亮粗口的回音。

阿衡头昏眼花，被那一声“靠”吼得魂魄俱散，仰起头时，看到了对方毗着八颗大白牙的血盆大口，不禁惊悚。好像蹭出血了，阿衡看着手心渗出的血痕，终于有了真实感。

而本来凝固的空气开始和缓，震耳的爆笑声传来，大胆的甚至开始起哄：“大姨妈，年纪大了，保重身体！”

那人揉着一头黑色乱发，回头怒骂：“滚你娘的！你才大姨妈！你们全家都大姨妈！”

“辛达夷！”讲台上的女老师脸涨得像番茄，气得直哆嗦。

“啊，是郭老师，对不起哈，我错了。您别生气，您长得这么漂亮，配着猪腰子的脸色儿多不搭调，是不是？笑一笑，十年少！”少年嬉皮笑脸，半是调侃半是挖苦。

“你！你给我回到座位上去！”

“是！”少年歪打了个军礼，露出白渗渗的牙，把手突兀地伸到阿衡面前。

阿衡愣神，随即开始冒冷汗。

“愣什么呢！”少年咧开嘴，攥住阿衡的腕，把她从地上拉了起来。而后，阿衡在来不及自我介绍的情况下，莫名其妙浑浑噩噩地融入了新的班级。

班上的学生不动声色地打量着阿衡，南方的转学生，长得一般清秀，家里有点关系，知道这些，也就够了。大家拼命挤进三班，是为了考上名牌大学，有那闲心管别人的祖宗十八代，还不如多做两道题。

那日之后，阿衡在班上，见人带着三分温和的笑，半点不惹人讨厌，总是安安静静地坐在座位上，半个隐形人的模样。

巧的是，撞了她的辛达夷正巧坐在斜后方，人也不大爱说话，但贫起来绝对能把人噎个半死。偏偏女生们又爱找他贫，被他气得小脸红紫各半，却也不发火，只是拐着弯儿地把话往“言希温思莞”上绕。

“老子什么时候成了他俩的保姆？”少年说话爽利，带着讽刺。

“你不是和言希温思莞发小吗？”探话的女孩脸憋得通红。

阿衡吃惊，手中的原子笔在练习册上划出一道乱线。

“就丫的那点儿破事儿，老子说出来怕你们偶像幻灭！姐姐们，爱哪哪去哈，咱不当狗仔很多年。”少年不给面子，边挥手赶人边翻白眼。

阿衡想起泼到思莞身上的那盆水，扑哧笑了出来。

“姐姐，您这又是乐啥呢？”少年莫名其妙，看着前面微微抖动的背。

“没事儿。”阿衡小声开口，声音糯糯的。

“这姑娘声音怎么听着这么别扭呢？”辛达夷小声嘀咕。

阿衡淡淡一晒，闭了口，继续算题。

“呀！老子怎么把这茬给忘了！”少年像是想起了什么，拍了乱糟糟的脑门一下，有神的大眼睛直直看着前方有些清瘦的背影，而后拿起铅笔，轻轻戳了戳女孩，“你姓什么？”

“温衡，我。”阿衡转身，静静地看着少年的眼睛，口音依旧奇怪，却带了些别的意味。

“果然姓温。”辛达夷不知怎的，想起另一个女孩，声音竟冷了八度，慢慢，拿着铅笔的手松了下来。他心里烦躁，却又不愿朝一个老实巴交话都说不囫囵的小姑娘撒气，而在言希那厮面前抬不起头做人，于是憋了一肚子火，把书摔得梆梆作响。

阿衡心中隐约觉得同她有关，听着清晰的粗鲁的响声，心中竟奇异地变得平静，眉梢依旧是远山般温和的线，却带了些淡淡的倦意。

放学时，阿衡在学校门口等着思莞。思莞比阿衡高一个年级，放学晚一些。

思莞出来时，模样波澜不惊，可蓦地，像是发现了什么，不可置信地朝着石柱的方向大喊了一声，眸中瞬间积聚了波澜：“尔尔！”

阿衡心口发紧，转头望去，看到一个瘦弱的长发女孩愣在石柱旁的侧影。她听到思莞的喊声，却慌乱离去。

而这时，阿衡还不曾想过，一声“尔尔”究竟代表什么，只是心里生出一种陌生的感觉，好像时刻追寻着的答案就在眼前，却突然失去了所有渴知的欲望一般。





“尔尔，不走，不行吗？”空荡荡的校门口，清晰地包裹着带着丝丝痛意的声音。思莞修长的指缓缓蜷缩，冰蓝色的衬衫贴在皮肤上，衣角被攥得有些变形，那般的委屈郁结于心，像个孩子一般表达了出来。

可是，那个被亲密地称作“尔尔”的女孩却恍若未闻地径直朝前走去，一步步，慢慢挺直背，生生变得白天鹅般的高贵优雅。

温思莞失了温柔和礼貌，却没有追上去。他走到了远处，靠在石柱上，过了许久才回来，眼眶是红着的，看着阿衡，更加礼貌，也更加冷淡。

阿衡心中仿佛漫过一阵雾，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最初这世界本真的模样。他们，思莞和他口中的尔尔，都迷路了吗？背道而驰，走得那么坚持，却失去了方向。

而她，存在着，即使未曾做过什么，只要姓温，便意味着一种摧毁吗？

阿衡有时在想，生活真像一场闹剧，在自己还未弄明白自己为什么姓云之前，便又被冠了温姓。

据张嫂的说法，妈妈坐月子的时候，在婴儿房的她却突然失踪，爸爸妈妈急得快疯了。而爷爷却在半个月之后，抱回了一个女婴，说思尔找回来了。当云衡在乌水镇过着简单贫穷的生活，时刻在弟弟心脏病发的阴影下胆颤心惊地活着时，那个女孩，代替了她，成了温思尔。

姓温，代表什么呢？阿衡的爸爸是赫赫的海军军官，妈妈是有名的钢琴家，爷爷又是政要。这样人家的女儿，毫无疑问，是有娇生惯养的资格的。而温思尔一占去阿衡名字的那个姑娘……正是这样一个女孩。

这个思尔，优秀得过分。她会跳芭蕾，能弹一手流利的钢琴，长得漂亮，更难得的是，性格又极是俏皮可爱，温家全家人，包括去世的温家奶奶，无不珍若明珠。即使是爷爷，生性刚硬，在外人面前提起她，也是笑得合不拢口的，更别提把女儿从小捧在掌心的温母。

“可惜，这么好的孩子……”张嫂谈起时，总是一脸的难过。

每日吃晚餐的时候，餐厅都很安静，连咀嚼东西的声音都听不到。阿衡小口小口地吃饭，虽然奇怪，但她自幼喜静，也并无别扭之处。

温家家教甚严，极是忌讳餐桌上交谈。但思莞和思尔两个素日里吃饭时极爱说笑，老人虽训斥过几次，可并无成效，思尔一撒娇，也就由他们去

了。现下，阿衡来了，不爱说话，倒是个清静的孩子，老人却反而有些不习惯。

“爸……”温母轻轻放下汤勺，欲言又止。

“蕴宜，怎么了？”老人皱眉，看着儿媳。

“能不能，能不能把尔尔接回家？”温母气度高雅大方，此时却有些小心翼翼。

“思尔现在住的房子里，我找了人专门照顾她，你不用担心。”老人有些不悦，目光却扫过阿衡。

思莞依旧礼貌周正地咀嚼着饭粒，眉头却有些发紧。

“爸，您以前不是最疼尔尔的吗？”温母迟疑着，把目光投向公公。

“够了！”老人把汤勺重重摔在桌上。

思莞抬起眸，有些受伤地看着老人。温母不再说话，温婉的眉却皱成结，郁结在心。四周静悄悄的，阿衡一口汤含在口中，尴尬地咽不下。

“蕴宜，你有时间，还不如给阿衡添些衣服。”老人叹了一口气，又重新拿起汤勺。

阿衡看着自己穿着的有些脏了的校服，顿时窘迫不安起来。衣柜中不是没有衣服，只是那些衣服终归是别人的，大多看上去又很名贵，自己穿起来总觉得别扭。而从家中带来的那些衣服又都渐渐过了季，穿起来不合时宜，于是，只得两套校服换着穿。恰恰今日上了体育课，弄脏了衣服，被温老看在了眼中。

“我知道了。”温母的目光投向阿衡，看不出一丝情绪。阿衡低下头，慢慢一点点咽下汤，却仿佛卡了鱼刺在喉中。

其实，校服就很好。阿衡想开口，但又觉得不妥，轻轻看了思莞一眼，见他并无什么特别的表情，悬着的心稍稍放下。思莞对思尔的好，那日在校门口她是看在H良中的。

“阿衡，学校的课程，还跟得上吗？”温老放缓语气，看着眼前平凡无奇的亲孙女，心中有些遗憾。他，终究还是耽误了这个孩子。

“嗯。”阿衡有些惊讶，随即老老实实在地点头。

“有不会的地方，让……你哥哥教你。”老人说到“哥哥”二字时，咬重了音。